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brown photograph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left, is a large,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shishi) with intricate carvings. The wall stretches into the distance under a hazy sky.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二十]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野史 卷二十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野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马 援

“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将马援发出的豪言壮语。千百年来，它一直在激励着人们奋发努力。而马援的一生，也实践了自己的格言。他饮誉陇西，腾声三辅，建勋朔北，树功岭南，最后战死在疆场，为后世想要建功立业的男儿们树起了一块丰碑。

大器晚成，归汉建功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生于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死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先祖乃战国时期赵国著名战将赵奢。因赵奢有功受封马服君，所以，他的后代就以马氏为姓。到汉武帝时，由邯郸迁关中，居于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因功封为重台侯。祖父马宾，汉宣帝时任持节郎官，号“使君”。父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援的长兄马况任河南太守，二兄马余为中垒校尉，三兄马员为增山太守。整个马氏家族应该说是将门之风的官宦世族。

马援少年丧父，依长兄马况为生。因他素有大志，人又聪颖，几个哥哥都很喜欢他，就教他诗书。当时，与马援同时授学的还有同乡朱勃。朱勃的聪明在马援之上，举止大方，言辞娴雅，十二岁时便能背诵《诗经》、《尚书》。相比之下，马援稍逊，就焦躁不安，有点气馁。他大哥马况安慰他：“朱勃小器早熟而速成，智尽于此，终当向你求教，不要怕他。你是大器晚成。”后果然言中：朱勃终身只是一县令而已。

因家庭条件和各种关系，马援二十五岁入仕，在扶风郡任督

邮，专门负责送递信件和纠察社会中官员的贪廉。在任仕时，马援目睹王莽新朝政治的黑暗和官僚的腐败，很是气愤，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自己抱负的。有一次，他奉命押送囚徒到司命府（纠察罪犯的机构），因对罪犯生哀怜之心和不平之念，马援把他们通通放了。可回去又交不了差，就只好亡命北地。后遇大赦，才归茂陵，以畜牧业为生。

马援的志向岂止是做个富家翁呢？他常对来他家的宾客说：“大丈夫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凡能积聚财产，贵在赈济世人，否则只能算个守财奴。”因他养牛马羊有方，竟然富豪无比，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物数千斛。但他把这些全部赠送给亲朋故旧。自己身穿羊裘皮裤，漫游陇、汉两地。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天下大乱。马援与其兄马员一同弃职，避居凉州。更始元年（23年），西州豪强隗（wēi）嚣起兵反王莽，先后据有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隗嚣素有名气，又好经书，能礼贤下士，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倾心归附。马援仰慕其名，便寄身隗嚣，被任命为绥德将军，参与军机谋划，日见信任。但时间一长，马援觉得隗嚣好名誉而少断才，非成事之人。

更始三年（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于成都。两年后，刘秀在鄯（hào）（河北柏乡）南即帝位，是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十二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杀了更始帝。于是隗嚣在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这样就形成了四大割据政权在关中、蜀地和陇西一带对峙的局面。隗嚣为了生存，必须找同盟者，而且何去何从，亟待抉择。于是他于建武四年（28年）十月，派遣马援前往蜀地和洛阳，去观察公孙述和刘秀之所为，然后再作出选择。

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从小两人交情甚厚。此次到成都，马

援满以为能与公孙述握手倾谈，欢如微时。哪知公孙述摆出盛气凌人的帝王架势，盛设仪仗，护卫森严，相见之后，说不上几句话，就把马援送回客馆。过了好几天，会百官于朝庙，行繁缛礼节，拟封马援为侯，官拜大将军。马援的随从一见，兴高采烈，都愿意留在蜀地为官。可马援反对，说：“天下久乱，雌雄未定，正是用人之际，公孙述不吐哺以迎国士，与图成败，反而修饰边幅，犹如木偶之形状。此种人如井底之蛙，妄自尊大，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专注东方。”于是就辞别公孙述到了洛阳。

建武四年冬（28年），马援到了洛阳，刘秀听说马援来了，就素装简从。立即在宜德殿接见马援，笑着说：“卿遨游二帝之间，今日相见，令人大惭。”就把马援安顿在客舍里。刘秀头裹白毛巾，身边无仆从，俭朴简约，与马援倾心交谈。马援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臣与公孙述本为同乡，少相友善，这次前往蜀中，他却盛列护卫相见。今日臣从远方而来，陛下安知不是刺客奸细？为何如此简易？”刘秀爽朗大笑，说：“卿非刺客，只是个说客。”

马援在洛阳呆了一个多月，对各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而刘秀对马援亦是谦逊恭谨，俭简坦诚，盛情款待。走时，马援对刘秀说：“天下反复未定，盗名窃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酷似高祖，今日才知帝王自有真伪。”归汉之心遂定。

到天水后，隗嚣问马援这次收获如何。马援说：“公孙述如同朽木。到洛阳时，曾被引见十余次，每与汉帝倾谈，自朝至暮，不知倦怠。汉帝才明谋深，决非常人可比。他开心见诚，无所隐蔽，豁达多大节，如与汉高祖相同。又博览经书，文字口辩，处理政事，前世无比。”并劝隗嚣倾心事汉。隗嚣大喜，就派使者去洛阳为官，专意事汉，而马援趁机把家眷搬入洛阳，自

已长驻洛阳不归天水。

此时的刘秀正要出兵东征关东的刘永，但担心蜀川的公孙述和天水的隗嚣蹶其后。现见隗嚣归附自己，就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东方。

待刘秀平定东方之后，隗嚣又反悔归汉，想与西蜀联手，鼎足而立，当第二个西伯。但此时的刘秀当然不会允许隗嚣独立，结果两人翻脸。于是隗嚣派大将王元闭关守险，与东汉决裂。刘秀也于建武六年（30年）四月，派将耿种（yǎn）、盖延等将领出兵陇西。

此时的马援在洛阳闲居，见状，向刘秀毛遂自荐，愿立功自效。刘秀大喜，就授马援精兵五千。马援往来结交隗嚣的部将高峻、任禹等人和陇西羌族豪酋，陈说祸福利害，离间隗嚣部众。同时，马援对刘秀陈述行军路径，说得具体详明。他在刘秀面前用大米堆成移盘，象征河谷山川，然后逐一讲解、指明，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听后，高兴地说：“虏已在吾目中矣。”

后来形势的发展一如马援所料：汉军乘势深入，势如破竹，隗嚣部队一触即溃，十三员大将，十六县投降，降众达十万人。不久，隗嚣忧死，其子隗纯被部属挟持逃入西蜀，陇西即平，因功，马援被拜太中大夫。

威抚陇西，转战南北

建武十一年（35年），在陇西的先零羌反汉，兵端大起。光武帝刘秀考虑到马援久在西陲熟悉情况，就拜马援为陇西太守，专治西陲。临行，刘秀对马援说：“西域一事，专以委卿，无负朕望。”

作为汉朝大臣的马援重返故地后，得心应手地运用“剿”与

“抚”两种策略，他对属下说：“赵充国屯西域，剿抚并用，得以久安；先羌性悍强，只抚不足立威，只剿不足立德。”

面对明火执仗的先零羌人，马援先发步骑三千前去迎战。羌人兵败临洮，汉军斩首数百级，俘获牛羊万余头，还收降据守要塞的羌众八千余人。

初战告捷之后，马援又与扬武将军马成合兵进击浩亶（mén）隘口，逐走依险屯聚掳掠的诸羌人。羌人退守允吾谷（甘肃皋兰）。马援熟知此处地理，便引军潜行小路，掩袭其营。羌人大惊，只得远走唐翼谷中。马援尾随其后，一边在正面山安营，作出战斗姿态，一边遣数百骑绕出敌后，乘夜放火，鼓噪而进。羌人不知虚实，闻风溃散。马援乘势纵兵掩杀，斩首一千余级，收缴粮谷畜产而还。这一仗，为安定陇西地区打下了初步基础。

占据陇西容易，治理陇西困难。为此，马援上书刘秀，认为金城以西，羌人城郭完好、坚牢，可倚为据点守备。加之此处土地肥美，灌溉方便，可资农耕。假如不专心经营，使羌人占据湟水两岸，则为害不浅。马援还奏请分别设置长吏，为其修缮城郭，开垦水田，劝勉耕牧。对于马援所奏，刘秀一律钦准，从此羌人安居乐业。另外，马援还遣已归降的羌人首领杨封到塞外招抚氐、羌等族，使之返回此地谋生。凡是从外地回来的，马援都免除徭役、赋税。

建武十二年（36年），居住在武都的参狼羌作乱，杀死了汉置长官。马援闻变，亲自率兵四千前往镇压。汉军进至氐道县（甘肃武山县）时，羌众登山据守，马援采取久困断援之法，屯兵平地，仅夺羌众山前水草，却不与之战。日久，羌众穷困，投降者万余人。羌豪则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从此，陇右安定。

马援从政，有大将风度，宽以待下，知人善任，临危不惧，

自己总大体而已。有一次，郡治狄道县（甘肃临洮）附近有人因仇械斗，致使吏民惊恐，误以为是羌人反叛，争相奔入城郭。狄道县长慌忙求见马援，请求关闭城门，发兵拒寇。当时，马援正与宾客饮酒。闻得此报，他悠然笑道：“羌人哪敢再来犯？各官吏归守官舍，照常理事。如有实在胆小之人，可趴到床下躲一躲。”很快，风波平息，众人皆服马援之胆略气度。

马援治陇多年，恩威并用。修缮城郭，选官治民，招徕流亡，辟田劝农，使陇西全郡对他心悦诚服，声誉远播三辅。马援死后，陇西民众还修庙祭祀他。

因功，马援于建武十六年（40年）应调入京，拜官虎贲中郎将（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由于他擅于兵书战策，常参与军机政谋，与刘秀谋划军事。刘秀很欣赏马援的谋略水平，说：“马援论兵，与朕暗合，真大将之才也。”

建武十七年（41年），卷县（河南原阳）人李广假托神道，聚集党徒，攻没皖城（安徽潜山），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先是刘秀遣张宗率兵数千前去讨伐，结果全军皆没。于是，刘秀命马援率军征讨。马援迅速击斩李广，皖地即平。

皖城战事一结束，远在南方的交趾（在今越南北部，郡治所在今河内）又起狼烟。那是建武十七年（41年）十二月的事；交趾女子征侧与其妹征贰举兵反汉，征侧自立为王。九真、日南（均在今越南东部）等部落起而响应，攻取岭外（五岭以南）六十余城。

刘秀见南方战乱未平，就派马援为伏波将军，率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段志等将领，领兵数万南下。大军行至合浦（广西合浦）时，舍骑就船，沿海西进，穿山开路一千余里。建武十八年春（42年），马援抵达浪泊，与征侧接战，大破其军，斩首数

千，收降兵万余人。马援复乘胜追击至禁谿，数败越军。建武十九年正月，马援于阵上斩杀征侧征貳，并传首洛阳。为了扫平匪患，马援率大小楼船二千余艘，战卒两万多人，征剿散逃于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的征侧余众。结果斩获五千余人，交趾悉平。因为交趾多高山且峻，树木参天，瘴气弥漫，所以汉军有十分之五死于战斗，可见战事之惨烈。

因功，刘秀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这是东汉王朝立国后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大将军。

武陵战死，马革裹尸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居住于武陵山区（今湘西北一带）的五溪蛮人，在酋长单程等人的策动下反汉。刘秀命武威将军刘尚征讨，结果全军覆灭，主将战死。二十四年，刘秀又命中山太守马成率军进讨，亦难克敌，只好退保临沅（今湖南常德），以待增援。

是时，正值马援北征初返，当他得知五溪蛮人反叛时，就向光武帝刘秀主动请缨，要去平叛。此时的马援已有六十二岁高龄，而且数度征战，体力未复，所以刘秀不允。马援见皇帝不同意他出征，就说：“陛下以为我老了吗？我还能披甲上马。”刘秀命他当场演试，马援据鞍登马，挥手一鞭，骏马腾空而起，绕场三周，而马援气不喘，脸不惊，顾盼神飞。刘秀一见，很佩服，说：“矍（jué）铄哉，是翁也。”意思是这个老头还可用，精神挺好。于是就命马援统帅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刘永诸人，率十郡之兵四万多人，进军五陵。

临行，马援与亲友同僚诀别。他对故友杜倍说：“我受国厚恩，可惜年岁大了，担心不能死于国事。今获准出征，甘心瞑

目。大丈夫当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哪能如小儿女子在家作忸怩之态？”说完，长啸一声，驰马而去。

孰知马援的临别诀言竟成了讖（chèn）语。他这一去，再也没有生还。

大军行至下隼（juàn）（湖南沅陵）时，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兵：一条是经壶头山到武陵，此路近而水险；一条经充县（湖南大庸）达五溪，此路远而平。中郎将耿舒主张走充县平道，马援认为走充县旷日持久。不如从壶头山插入，扼其咽喉，而且可出其不意，同时又能使充县之敌不攻自破。将帅各抒己见，只好上书朝廷，请皇上裁决，不久，刘秀复旨：依马援决策。

建武二十五年（49年）二月，马援从下隼越险到达临乡（湖南常德西）。这时，正遇五溪蛮众攻打县城，马援挥军迎战，初战获胜，斩首二千多，迫使余众逃入林中。三月，马援军至壶头山。此山坡高路险，山水流湍急。蛮众登高守隘，官军无法攻入，两军处于相持状态。两个月后，天气炎热，林中瘴疠交侵，士卒多染疾病。马援已过花甲，怎能抵得住如此险恶环境？亦病倒军中。见此，马援急令军士穿洞为屋，把营帐扎在阴凉处以避暑气。但他自己则时常带病巡逻，有时还以绳葛牵足悬体，凭险观察敌情。不久，马援病死军中。

常使敌人闻风而逃的一代名将终于倒在自然这个大敌的手上，而令人更为心寒的是马援死后的遭遇。

梁松之父梁统乃马援之旧交。梁松长大后，娶了光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为妻，成了朝中权势炙手可热的新贵。有一次，马援病了，时任虎贲中郎将的梁松前来问候，拜伏床下行礼。可马援不屑一顾，竟不作答，梁松大惭，伺机报复。马援诸子深感不安，对其父说：“梁松系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敬惮，

大人为何竟不以礼相待？”马援道：“我本梁松之父的老友，他虽贵，岂能失长幼之序？我可答亦可不答。”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后遭受诋毁正是因为这个小人梁松。

马援刚死，尸体还停留在五溪的山洞中。当时，作为朝廷特使的梁松正好到达了壶头，见马援病死军中。人死口灭，无法对证，就飞表弹劾马援贻误战机，并把马援在征交趾时装载回来的可以治病的一车薏苡种子诬说是一车黄金，并胁迫中郎将马武、于陵侯侯昱（yù）等人作出伪证。光武帝大怒，立命削夺马援的新息侯爵位。

马援的灵柩运回来后，妻子儿女心怀恐惧，只好在郊外草草埋葬。下葬时，一个宾客也没有。下葬后，马援妻子就以草索自缚，入朝请罪，想向光武帝讨个说法。刘秀把梁松的奏章给她看，马夫人才知致罪情由。于是就上表申辩，马援之友朱勃也上奏章替马援伸冤。刘秀看后，方知马援冤枉，同意归葬祖塋，但未收回夺爵成命。

一直到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朝廷才为马援更行封树，起建祠堂。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才最终为马援平反，遣使持节追策马援为“忠武侯”。几十年的冤案终于平白于天下，晚是晚了一点，可总算能告慰马援那在地下不瞑的英灵。

此事同时也说明，自古以来，只要功在国家，以勇烈仁德立名于世，最终都会在历史的长卷上熠熠（yì）发光，得到时代的认可和褒扬。

权奸董卓

发迹临洮

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山高水险，巍巍的岷山横亘境内，滚滚的洮河从这儿穿过，奇险的山水激荡着这一方儿女的情怀。临洮从西汉起就与羌地相接，在这块汉人和羌人杂居的地方，除了有良田沃野外，还有水草丰茂的牧场。太平年代，这块远离京师的地方似乎早已被身居深宫的皇帝忘记，但是大约在东汉顺帝永建七年（132）却诞生了一个足以让东汉皇帝见了心惊肉跳的人物，他就是一代暴虐中华的枭雄董卓。

董卓的父亲叫董君雅，是颍川轮氏县尉，负责维持地方上的治安。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董卓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长董擢早死，弟弟名叫董曼。因为不必为生计担忧，董卓从小就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年龄稍大一些，在家乡干惯了恶作剧的董卓感到有些无聊和乏味了，站立在长城上，望着塞外无限的草原风光，那蓝天、白云，绿茵茵的草地，遍地的牛羊，引起了董卓一阵激动，他决定悄悄地越过长城，去羌人游牧的地方去看一看。

羌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较为落后，一直残存着原始部落好勇斗狠的遗风，在那里董卓结识了许多羌民，与他们成了朋友。羌人最大的优点是粗犷爽直，不善于搞阴谋诡计，常常是为了一点小事，不惜以性命相拼。董卓是有心人，他特别留意羌人的风土人情，他甚至梦想有朝一日能带领着一支强悍的队伍，厮杀拼搏一通，把天下的财富攫为己有。因此他也装出一副豪爽热

情的样子。

大概是离家日久，思乡情绪越来越浓烈，董卓告别了羌地的朋友回到了家乡临洮。因为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董卓不能再游手好闲了，他开始过起了耕种的生活。但是，那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留下的美好回忆却始终抹不去，他向往着大草原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有一天能重游羌地，重温往日的欢乐。一天，正当他在田里扶犁耕地的时候，几个曾与董卓有过交往的羌人首领来看望他，董卓见了故人，忘乎所以地丢下了田里的活，拉着羌人首领的手说：“我与各位仁兄久日不见，今天一定要痛饮几杯，来个一醉方休。”说完董卓大笑起来，羌人受董卓的感染也跟着笑起来。回到家里，董卓拿出家中所有的美味佳肴来招待客人。

粗犷豪放的羌人很快就把桌上的美味一扫而光。再看看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了，董卓十分着急，不知将如何应付这一场面。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牛叫。这声音像是提醒了他，为了让朋友们尽兴，也为了表现自己的豪爽好客，董卓亲手宰杀了朝夕相处的耕牛。他的举动得到羌人们的一致赞许，都说董卓够朋友，纷纷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董卓实际上很心疼自己的耕牛，却故意装出二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有你们这些好朋友，我董卓就是再杀头牛也在所不惜。”羌人们听了很感动，因为一向受汉族歧视的羌人在与汉人交往中很难得到平等的待遇，更不要说像董卓这样热情地欢迎他们和款待他们的了。他们知道，耕牛对于从事农耕生活的民族来说是命根子，现在董卓为了欢迎他们把耕牛都宰了，因此，他们觉得董卓够朋友。

羌人首领从董卓那里回去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报答董卓，最后，他们决定挑 1000 多头膘肥体壮的牛羊赶到临洮，送给董卓，以酬谢董卓，来表达他们对董卓的情谊。从此，董卓声名大

振，当地人都知道董卓仗义疏财。他们那里知道，董卓宰杀耕牛是故意做给羌人首领看的，因为他知道羌人有施恩图报的习性，便有意要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

临洮自古有尚武的习俗。董卓的父亲董君雅是管军事的县尉，受世风的影响，以及父亲的传授，董卓很小便开始练武。由于他身高体壮，膂力过人，马上骑射可以左右开弓，而且是百发百中，又由于他曾有游羌地的经历和有一批羌人朋友，那些擅长于骑射的羌人都十分钦佩他，都称他为“健侠”。

临洮一直是汉、羌两个民族杂居的地方，本来民族间相处得十分和睦，由于官府对羌人采取歧视态度，残暴地压榨羌人，因此，羌人常常与官府发生冲突。管辖临洮的凉州刺史对此感到头疼，他始终找不到制服驽悍的羌人的办法。这时有人告诉他：“董卓和羌人首领私交很好，而且在羌人中间很有威望。大人，不妨把董卓召来，询问一下良策。”凉州刺史听了不禁大喜，便把董卓找来了。

董卓身材魁梧，虽说是第一次见刺史，但丝毫不怯场，见面时颇能应付自如，娓娓而谈。凉州刺史听了不禁心生爱惜之心，他觉得董卓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即任命董卓为凉州的兵马掾。董卓根本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涉足官场，心头不禁一阵激动。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喜形于色，因此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作出推辞的姿态。凉州刺史见此更是高兴，认为他不仅有才干，而且很谦虚。既然是人才就不能埋没，所以，凉州刺史连忙作出许多许愿。董卓本来不过是故作姿态，当然没有想到求贤心切的凉州刺史会这么看重他。初次领略到官场的奥妙，董卓心里不禁乐滋滋的。

兵马掾虽说只是个下级军官，但对从没涉足官场的董卓来讲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一时间，他趾高气扬起来。上任以后为了赢得上司的赏识，他显得非常卖力气，常常主动地到塞外巡逻。

恒帝延熹四年（161），朝廷在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选拔良家子弟充任羽林军。董卓在边地的杰出表现传到了并州刺史段炯的耳朵里。出于选拔人才的目的，段炯竭力推荐董卓。在段炯的提携下，董卓入卫京师当了一名下级军官即羽林郎。

京师的繁华让董卓大开眼界，王侯宅第高耸入云，宝马香车川流不息，董卓漫步在街头，只觉得形同瘪三，他有心去博得那些娇艳女子的一笑，却没有人搭理他。然而那些达官贵人偎香怜玉的景象却不断地撞入他的眼帘。董卓发誓一定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来享有荣华富贵。

不久，汉阳发生了羌人反抗朝廷的暴动事件。朝廷派中郎将张奂率兵讨伐。有人告诉张奂说，自幼生活在临洮的董卓十分熟悉羌人的情况。张奂正为没有熟悉羌人情况的将领而发愁，为此，他把董卓调到了军中任行军司马。张奂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行军打仗中善于听取各方面的建议。董卓熟悉羌地的情况，又了解羌人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因而张奂时常征询董卓的意见。董卓见张奂不耻下问，不禁受宠若惊，为了出人头地，他格外地尽心尽力，很快就赢得了张奂的信任。在他的参与和谋划下，张奂很快打败了侵扰关中地区的东羌和先零羌部落。

凯旋归来，在向朝廷汇报战功时，张奂没有忘记董卓。朝堂上，张奂大大地赞赏了董卓一番，董卓因此被提升为郎中。为表彰董卓立下的战功，朝廷赐给他九千匹缣。一次拿到这么多的财物，董卓不禁眉开眼笑，他很想全部留下自己享用，但略一犹